

唐达天 著
「长篇小说」

一把手²

一把手²

唐达天 著
「长篇小说·原名官太太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把手. 2 / 唐达天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
, 2011.12
ISBN 978-7-214-07741-7

I. ①一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8551号

书 名 一把手.2

著 者 唐达天

责任编辑 周文彬

特约编辑 李 玫

责任校对 陈晓丹

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60千字

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7741-7
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第一章

寻找狐狸精

男人似乎总是为性奔忙，女人似乎总是为爱坚守。妻子是放在男人心里的灵魂，情人是放在男人床上的肉体。

胡小阳说：“他穿着白色衬衫，藏青色西服裤，你说我看清了没有？”

她说：“他进了哪幢楼？”

胡小阳说：“15幢3单元。”

她紧紧咬着嘴唇，咬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小阳，你记住，今天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要对别人说，就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要给别人说。你姐夫……他毕竟是官场中的人，千万不要让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影响了他的前途。”

胡小阳说：“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看着也只当没有看着，怎么着我也不会胳膊肘儿朝外拐，去损害我姐夫的光辉形象。”

挂了电话，林茹一下子僵在了那儿。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又无法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多少回，她从许少峰的衣领上嗅到了女人的香水味；多少次，她独守空房，直到半夜三更才等来他踏进家门的疲惫身影。她明明知道他在外面有了人，可是，她还是不想面对现实，更不想因此而失去这个家，只是自欺欺人地安慰着自己许少峰绝不是那样的人。没想到胡小阳的电话，一下子打破了她原有的平静，让她竟然失去了控制力。她再也不想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她必须面对现实，不能活在虚无的梦里。

她迅速穿上衣服，拎起了包儿正准备出门，猛一回望，看到镜中的她头发乱糟糟的，又急忙放下包儿，来到洗手间，三下两下打理了一下头发，再抬头，镜中的她，一脸的哀怜，真像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小怨妇，心里突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悲伤来。曾几何时，她在全市的医疗系统算得上一朵花，有多少追求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她却偏偏选择了当公务员的许少峰。原因很简单，她看中的是他身上那种别人没有的幽默乐观和积极上进的精神。然而，没想到的是，随着许少峰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，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，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，一直发展到了今天的背叛。

林茹迅速下了楼，匆匆拦了一辆的士，就向怡情花园奔去。此刻，她只有一个想法，一定要查清楚那个小狐狸精是谁。她不能让这个女人白白夺去她的幸福，更不能让许少峰为了一个女人而毁了他的仕途。她突然清醒地感觉到，对男人的过分宽容实际上就是对他的放纵。

夜晚的马路灯火通明，闪闪烁烁的霓虹灯将远远近近的高楼大厦点缀得扑朔迷离，为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夜晚平添了几分华丽迷人的色彩。然而，此刻在林茹的眼里，正是这华丽迷人的夜晚，不知孕育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，又成全了多少对苟且男女的醉生梦死；正是这色彩斑斓的灯光，才点

燃了男人的花花心，也迷住了男人归家的路。

的士七拐八拐，终于来到了怡情花园小区。司机问多少幢，林茹说15幢3单元。司机轻车熟路地开到了15幢3单元，然后停下了车说，到了。林茹付过钱，匆匆下了车，来到3单元，往楼口一看，却傻眼了，楼道里安装了电控门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

她傻站了一会儿，转念再想，我就是进去了又能怎么办？这么高的楼，怎么知道许少峰进了哪一层的哪一个门？我总不能挨门逐户去找吧？

小区很幽静，有绿树成荫的小道，还有人造的水榭楼亭。她缓缓上了水边的小亭，坐了下来。月光从树荫里泻下，碎成了一地的斑驳陆离，隐在树林草丛中的知了不断地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地叫着，可是，面对高高耸立在她眼前的高楼，面对无数个或明或暗的窗口，她却不知道哪一间藏着她的男人。更不知道此刻拥有她男人的那个女人是谁。一想起她心爱的男人与另外的女人鬼混在一起，仿佛心尖上划过一刀，一阵阵揪心的痛袭遍全身。她真恨不得冲到他们的房间里去，在那个不要脸的小骚货脸上狠狠地留下几道指甲印，或者，带上一瓶硫酸，一进门就泼到她的脸上，让她永远见不得人。

知了还在不停地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地叫着，她却无法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。她一会儿想着，我就这样坐着，守株待兔，一直等到许少峰下楼，看看他还有何脸面对我？一会儿又想，他的心已经离开了你，你守着他又有什么用？

经过一阵胡思乱想后，渐渐地，她有些疲乏了，她心里的那团火也不自觉地泄了不少，人也没有了先前的冲动了。冷静下来后，却突然问起了自己，我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结果？如果打算与许少峰离婚，这是抓住他把柄的最好机会；如果不想离婚，还想维持这个家，就决不能冲到房里去捉奸，也不能守候在这里让他难堪。否则，把许少峰逼到了死角，只能断绝了他的退路。

这样一想，林茹仿佛一下子明白过来，幸亏我不知道他进了哪一间房门，幸亏我没有进去，要是凭着刚才的冲动，进去了，当场把许少峰捉在了那个女人的床上，其结果只能是断送了自己的家庭，成全了他们的快乐。她想起了前不久看过的一则故事，妻子回家，看到老公与另一个女人在床上。妻子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大吵大闹，而是悄悄回到厨房，为他们做了两碗荷包蛋，端来放到他们的面前说，你们辛苦了，吃碗荷包蛋补补身子。丈夫感到太对不起善良的妻子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那个女人也觉得自己不应该伤害她，

中哈出的丝丝热气，拂到他的脸颊上又是香喷喷的，气也就顿时消除了。再想起刚才的高难度动作中，她又是那么的投入，那么的艺术，就非但没有了气反而更加地疼爱了，一把揽在怀里说：“还能是谁？是我家那口子。”

陈思思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她是在关心你，还是不放心你？”

许少峰说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许少峰嘴里这么说着，心里却不由犯起了嘀咕，觉得这丫头还挺敏感的，什么都瞒不过她。刚才从林茹说话的语气中，也感到了一点不对劲，是不是林茹听到了什么，或者是感觉到了什么？许少峰真不想伤害林茹，更不想由此而造成家庭的分裂。

陈思思诡谲地笑了一下说：“你嘴上一套，心里想的是一套。我看你接了她的电话后，一下子心神不宁起来。”

许少峰说：“没有的事，哪里会不安？”

陈思思就伸过小手儿，拉了一下许少峰的下身，一脸讥笑地说：“还没有哩，一看就知道你分神了。”

许少峰扯过被单盖着下身，笑着说：“鬼丫头！这哪跟哪？”

陈思思说：“这叫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”

许少峰就嘿嘿地笑着说：“你是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。”

陈思思看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别贫了，我问你，她是不是怀疑上我们啦？”

许少峰说：“这倒是没有。不过，她可能猜测我有外遇了。”

陈思思说：“你让她抓到把柄啦？”

许少峰说：“还需要抓什么把柄？我好长时间没有向她缴过公粮了，她能不猜疑？”

陈思思哦了一声说：“原来是这样。那她没有向你要过？”

许少峰说：“在她没有来得及向我要之前，我就装成醉鬼了，哪里给她机会要？最近不是手机信息上说上面发出五条禁令：禁止和美女睡觉兴奋致死！禁止和情人睡觉醉生梦死！禁止和丑女睡觉烦躁致死！禁止和小姐睡觉劳累致死！禁止和老婆睡觉整夜装死！我已禁止了三条，只保留两条。”

陈思思一下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边笑边用指头点着许少峰的鼻尖说：“少峰，你真是太好玩了，也太可爱了。”

许少峰也被陈思思逗乐了，就哈哈笑着说：“还说好玩哩，你以为装死好装呀？”

陈思思就越发地笑开了，边笑边说：“真没有看出来，你还有这一套本领。”

以来个婉约一点的。比如，有一个上海女人，知道老公有了外遇，第二天她到美发店做个离子烫，下午做了个面膜，顺便到情趣商店买套性感内衣。晚上在家准备一个烛光晚餐，一共花费四百元。老公晚上回到家后，看到美丽性感的老婆，惊讶得嘴里可以放下一个鸡蛋，深悔自己有眼无珠。并发誓一辈子不会让老婆离开自己。一周后，老婆写了一篇题为《我怎样留住了我的花心老公》的文章，发在杂志上，还得了五百元稿费。我建议你还是学学上海女人，把自己打扮得性感一些，等许少峰一进门就来一个 POSE，电倒他，让他深悔自己有眼无珠。”

林茹忍不住笑了一下说：“你别说笑了，你姐已经人老珠黄了，哪有那个心劲？没有把人电倒，别反把自己吓倒了。”

胡小阳说：“我就不爱听你这样说自己，什么人老珠黄了，青春不再了，像你这样天生丽质的相貌，雍容华贵的姿态，正是风情万种吸引男人的时候，你怎么自己看不起自己？别看你们这些官太太、阔太太们一个个活得体面风光，你们内心的苦楚我比谁都清楚。这些苦楚如果找不到一个出口发泄出去，久而久之，积郁在心，必然会导致内心失衡，轻则失眠，头晕目眩，内分泌失调；重则神经错乱，郁郁寡欢，性格变异，这可是一个社会问题，也是我之所以打算办一个心理咨询中心的主要原因，就是想对你们这些官太太、阔太太们做做心理辅导，别把自己闷出病来了。”

林茹说：“得得得，你别给我讲大道理了，你要真想给姐帮忙，你就给我搞清楚，那个小狐狸精到底是谁？在什么地方上班？”

胡小阳一听林茹说到狐狸精，就不觉笑了起来。六年前，胡小阳大学毕业后，应聘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去当售楼小姐，没想到半年的工夫，胡小阳在卖楼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自己也卖给了房主，她就成了人们所说的二奶，也成了这套房子的主人。房主是一位香港人，谢顶，四十多岁，个头不高，叫阿灿。别看阿灿其貌不扬，事业却做得不错，他的主公司在香港，海滨市有他的分公司，老婆孩子都在香港。胡小阳当了两年二奶，大奶发现后就与阿灿离了婚，她就由二奶正式成了大奶。此刻，她不由得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我！你让我？姐，你没有搞错吧？你前几年还骂我是小狐狸精，说勾引了别人的老公，现在你又让我去查别的狐狸精，狐狸精去查办狐狸精，这不乱了行情吗？不行不行，要不，我暗暗地找一家私家侦探，保证给你查得一清二楚。”

林茹正在气头上，哪里有心去翻过去的旧账，就说：“你没有那个本事

美容，去做瑜伽。当陶然发现她对瑜伽很感兴趣后，就悄悄弄了两张瑜伽会员卡，一张给了林茹，一张留着她自己作陪。林茹知道一张卡得要一两千元钱，要给她付钱，她就急了，说，林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要给我付钱，不是伸手打我的脸吗？再说了，这卡也不是我掏钱买的，是别人送的，我怎么能接受你的钱？林茹只好假装这卡是别人送的，自然而然地接受了。去参加了几次训练，感觉蛮不错的，她明显地感到她的腰身比以前紧了些，走路来也轻飘了许多。

林茹刚出了楼口，远远地就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楼下，轿车的玻璃窗缓缓退下后，一张俏丽的脸儿正向她灿烂地笑着。随之，车门一开，一个秀丽的人儿便走了出来，远远地向她招着小手儿。那个人就是陶然。林茹突然想，人还是年轻好，漂亮、生动、充满着活力。自己要是能回到陶然这个年龄该多好？陶然今年三十二岁，比她整整小十岁。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是最好味道的女人，想想十年前的自己，走在大街上，不也招来过不少的回头率。

林茹还没有走到近处，陶然就打招呼说：“林姐呀，你穿上这套运动服真年轻，远远看上去好像大姑娘一样。”

林茹一听，心里暖暖的，就不由得微笑说着：“哪儿呀，老了，林姐要是有你这么年轻漂亮就好喽。”她明知道陶然的话中有很多恭维的成分，但是，听了还是觉得很舒服，还是能够乐于接受。看来，不仅领导干部喜欢别人恭维，普通人同样喜欢别人的恭维。恭维比当面贬低总要好得多，如果恭维得不太肉麻的话，没有什么不高兴的。

陶然说：“林姐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要是在我这个年龄时，要比我漂亮多了。就现在咱俩走出去，看上去都差不多。”

林茹抿了嘴笑着说：“就你的嘴甜，谁不知道你是哄林姐开心？”说着打开车门上了车。

陶然说：“林姐，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干脆教你学开车，自己会开了还是方便。”

林茹说：“我天生胆小，不敢学，学会了也不敢上路。”

陶然说：“没关系的。我胆子也小，不过学会了，到街上遛上几趟胆子就大了。”

林茹说：“那等以后有空了再说。”

自从去年海滨市实行了公车改革后，公务员基本上都有了私家车，甚至

就在林茹这么想着的时候，从镜中突然看到了一个清丽水灵的人儿，她穿着一身瑜伽紧身衣，发结高绾，身材颀长。她的腰间仿佛被一条看不见的钢丝扯着，腰与臀之间便深深凹了进去，形成了一个优美的弧，身子便也越发前凸后翘了。走路时，人就像轻轻地漂在水上，轻而快，恍若舞台上的仙子。待回头，再看时，只看到了她的背影。她的背影也是那么的优美，小腰儿一扭一扭的，便扭出了女人的风韵，也扭出了一种古老的诱惑。陶然向林茹指了指她的背影悄悄说，林姐，她就是教练，她姓陈，大家都管她叫小陈老师。她这才哦了一声说，她的身材真好。陶然说，那当然喽，人家是教练嘛。

正说间，小陈老师已经走到了台上，朝大家微微颌首一笑说：“对不起大家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几分钟。我们今天的课，就是从塑造女性的形体来练起。现在，我给大家做一次示范动作，让我们在瑜伽音乐中感受瑜伽的美妙。”说着，便打开了音响，随着一缕轻柔的音乐渐渐弥漫开来，小陈老师缓缓舒展手臂，那身体，和谐柔软得让人无法挑剔，软时，柔软得像一根煮熟的面条，胳膊腿脚想怎么折就怎么折，能用身体变幻出无穷的图案来；硬时，硬如弓，用头倒立在台上，直直的不打一点儿弯。虽说是示范，却像艺术表演一样令人赏心悦目。

林茹看得呆了，心里暗自思忖，什么时候自己能练到这般程度就好了，练不到她这个程度，能练上一半也行，只要能把体形恢复到过去那么苗条细柔就好了，也许还能收回许少峰的心。

一想到许少峰，她的心仿佛被蜂蜇了一下，不由得隐隐作痛。多少年的情，多少年的爱，莫非真的激情消退，由爱情变成了亲情？多少次深夜归家，多少次外出开会，莫非仅仅是个理由，在谎言的掩盖下他早已心有别恋，与那个狐狸精暗度陈仓了？

这世上，宁可相信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臭嘴。

可是，那个狐狸精是谁呢？她又在哪里？

林茹根本没有想到，那个狐狸精现在就站在台上，就是她非常欣赏的瑜伽教练小陈老师。

小陈老师叫陈思思，从小就喜欢舞蹈，大学里学的也是舞蹈，没想到这门专业不好找工作，毕业后，找不到跳舞的地方，就在一家私立中学当了音乐老师，干了不到两年，觉得工资太低，有点厌倦，她就大胆地辞了职，去进修瑜伽专业。由于她有良好的身体柔韧度，加上又有良好的舞蹈基础来垫

底，很快就得到了瑜伽的真谛，学完后，她就顺利地兼任了几家会所的瑜伽教练，阳光会所只是其中之一。她特别喜欢这份工作，这工作除了薪水高，更主要的是她喜欢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来影响他人。一旦当她聆听着幽静的瑜伽音乐，轻轻地舒展开自己的身体，就会渐渐地达到心与神的完美结合。那种感觉，仿佛让她忘掉一切，进入到一种如梦似幻的境界之中。

陈思思自然也不知道林茹是个官太太，更不知道她是许少峰的夫人。她虽然与许少峰已经相好两年了，但是，她从来不知道许少峰的老婆叫什么名字，在哪里上班，多大年纪，长得啥样。不是她不想知道，她也想知道，也想了解清楚那个像谜一样的局长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才好一步步地取代她的位置，由准太太正式过渡到官太太。但是，每当她在许少峰面前提到他的夫人时，许少峰总是一言以蔽之，说我们在一起多快乐，提她干什么？或者干脆向她挑明说，婚姻只是一个形式，主要是看感情。只要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就对了，何必在乎形式？对许少峰这样的回答她当然不能完全接受，然而，不接受又能怎么样？当初她认识许少峰的时候，就知道他是有妇之夫，并且，许少峰早就向她表明过，他不可能为了她而离婚的。事物的发展往往总是出乎人的意料，你当初不在乎的，可能会越来越在乎，你当初在乎的，可能会越来越不在乎。感情也是如此，由冷淡走向炽烈，也可能会由炽烈变为冷淡。陈思思最初认识许少峰的时候，只觉得这个男人有点味道，并且手中有实权，她只想浅尝辄止，始终没有想过要动什么真感情，更没有想过要嫁给一个岁数比自己大好多，又有家室的男人。她根本没有想到，爱情其实就是一种毒药，随着身体的交往越来越深入，从他那里得到的物质回报越来越丰厚，情感也就不知不觉地渗入其中，一旦当她回过神来，发现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，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，都不肯回到从前，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就像一只看不见的老鼠，悄悄地吞噬着她的心，痛苦便也就由此而生。她只有一路不停地朝前走下去了，她虽然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什么，但是在冥冥之中，却期待着会有一天他们能走到一起。她有这个信心。

瑜伽训练结束后，陈思思刚从更衣室里出来，看到了换了衣服的林茹，觉得这个女人很有味道，看上去气质高雅，雍容华贵，就向她笑着点了点头说，你好！林茹也向她点了下头说，你好！你的瑜伽做得真好。正说间，陶然出来了，就插言说，小陈老师的瑜伽何止是好，简直就像艺术表演，太令人羡慕了。陈思思就客气地笑笑说，哪里哪里，我也仅仅是爱好而已，以后咱们互相学习。

轻人那么疯狂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虽然精疲力竭，却也感到全身通透，分外清爽，头一落枕，就像死了一样睡得踏实。早上起来，反而分外精神。他这才信了别人说的，好女人是男人的兴奋剂，年轻的女人是老男人的滋补品。一生里能有这样的滋补品，是他的幸运。在日后的漫漫长途中，他会慢慢地品尝、享用。

他吃过了早餐，才突然想起昨天夜里关了机，不知有没有人打过电话。他从卧室里拿过手机，刚一打开，就看到了王正才早上 7:20 给他发来的信息：

许局，给你打过多次电话你都关机，昨晚天堂鸟歌厅发生了一场火灾，造成 2 死 11 伤，整个歌厅烧得一塌糊涂，事故原因正在查找中，公安局已经介入，天堂鸟的老板黄得财被刑事拘留了，可能陈艺林也要受到牵连。你开机后给我一个电话。王正才

许少峰一看，心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2 死 11 伤，这绝对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故，他急忙打开了电视，想看个究竟。调到海滨市台，没料正播放着一部电视连续剧，他一摁按键，关了电视，来到书房，打开电脑，想从网上看看火灾的具体报道。进入海滨视窗网，果然在新闻栏中看到了“天堂鸟发生火灾造成 2 死 11 伤”的字样，他迅速点击，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火灾事故的图片，图片下面才是正文：

视听网 2 月 21 日报道，昨晚 11 时左右，天堂鸟歌舞厅发生特大火灾，造成天花板坠落，2 人死亡，另有 11 人住院治疗。消防部门初步认定大火原因是舞台燃放烟花所致。事故发生后十多分钟，消防人员及急救人员赶赴现场，消防部门共出动近 10 台消防车，大约半小时后将大火扑灭。

事故发生后，副市长钟学文赶赴火灾现场指挥，第一时间组织公安、消防、安监、民政、卫生、文化广播局及街道办等单位开展现场抢险工作。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汪正良，市长苏锐华等领导同志立即做出批示和指示，一是要组织全市相关医院的医生，全力以赴做好伤员的抢救工作，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限度；二是立即成立专案组，全面开展事故的调

会议由副局长张明华主持召开，参加会议的有市政府主管文化卫生教育的副市长钟学文，有局党组的成员，会议的主题就是怎么做好火灾的善后工作。许少峰走进会议室时，副局长张明华正在讲话，张明华向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：“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没有什么含糊的，无论你是自己经营，还是承包给别人经营，作为一级事业单位，你的工作任务是搞好群众艺术，不是搞经营。就是搞经营也罢，搞搞培训班，适当地向学员收点学费，也能说得过去，可是，他偏偏经营什么歌厅，什么KTV。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，怎么向社会交代？怎么向死伤者的家属交代？既然公安局把他拘留起来了，市委又要求我们拿出具体处理意见，我们就必须理所当然地表明我们的态度，出了这样大的事故，该谁的责任谁承担。正好许局也来了，我就向钟市长、许局和大家明确地表明我的态度，我同意免除陈艺林群艺馆馆长职务。”

张明华讲完，会场上出现了片刻的冷场。大家都知道，陈艺林虽说是群众艺术馆馆长，可说到底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画画的，只会搞艺术，根本不懂政治，也没有管理经验，更没有市场意识。在群艺馆开办歌舞厅、搞经营承包都是许少峰一手操纵的，也就是说，张明华表面上要拿掉陈艺林，实际上是冲着许少峰来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大家都不好表态，只好静观其变，看看许少峰是怎么接招的。

副市长钟学文这才向许少峰点了下头说：“你来了？省上的会议结束了吗？”

许少峰点点头说：“结束了。”

钟学文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刚才你可能也听了个大概。昨天夜里，我们海滨市发生了近多少年没有发生过的特大火灾事故，死2人，伤11人。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就是发生在你们群艺馆的天堂鸟歌舞厅里。舞厅老板黄得财已被公安局刑事拘留了，群艺馆馆长陈艺林今早也被公安局叫去讯问。死伤者的家属哭哭闹闹地围住了群艺馆的大门。市委书记汪正良同志要求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善后工作，查清火灾的原因，对相关责任人要严加处理，该负刑事责任的负刑事责任，该撤职的撤职。面对这样的大事故，我们文广局绝不能无动于衷，要有自己的态度。另外，可能下午省事故调查组的成员进驻我市，参与这起事故的调查处理。刚才明华同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许少峰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，也听出了钟副市长的意思，是想让他表明他的态度，或者，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同意张明华的意见吗？他当然不

么问这样的问题？’官员说：‘不要逃避，回答我的问题！’‘那……’官夫人显然被吓到了，‘你先答应我你不会揍我。’官员感慨地说：‘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打老婆已经很久了。’官夫人心一横，牙一咬，才说：‘好吧，我向你老实坦白，只有三次。’‘三次？！’大官急了，‘哪三次？’官夫人说：‘第一次，记不记得你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考试，有一个考试委员百般刁难，就是不让你通过？你若拿不到博士学位，你们家就门面无光，我们的前途也完了。后来，那个难缠的教授亲自到我们家来恭喜你通过了，那是因为我……’官员说，‘难怪，原来是你为了我……那第二次呢？’官夫人说：‘第二次，记不记得你在南美洲做大使，那个国家的国王威胁要和我国断交？若是断交，你就成了断交大使，政治前途就完了。后来，那个国王突然改变心意，不再提断交之事，那是因为我……’官员点了一下头说：‘噢，你还是为了我……那第三次呢？’官夫人说：‘第三次，记不记得你被提名行政院长，立法院表决时，你还差七百二十一票？……’”

讲完，大家不由得狂笑了起来。

林茹说：“这位官夫人真是太伟大了，太有自我牺牲精神了，一生中一共三次出轨，都是为了成就丈夫的事业。”

冯海兰说：“她肯定是一个美女来着，否则，她每一次也不可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。像我这种样子的女人，就是想为老公奉献一次也没有人要。”

大家又是一阵笑。

陶然说：“你也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要是真的让你去奉献，你也未必做得出来。”

冯海兰说：“听说开发区区长的老婆就是凭着她长得靓，用她的身体为老公打开了一条仕途之路。”

林茹说：“那她老公知道吗？”

陶然说：“哪有不知道的？他肯定知道了。有的男人不但不反对，还鼓励自己的老婆去拉拢他的上司，等老婆为他铺好了路，他有权了，再去泡妞。”

林茹不觉感叹道：“天下还有这种男人呀。”

冯海兰说：“有呀，有的男人就是这样一副德行，到头来，受害的还是女人。”

林茹心想，许少峰再怎么着，比起这样的男人来，还是要优秀得多。这样想来，心里才稍稍好受些。

去轻轻地摇了摇她，连着又叫了两声林茹，才见林茹微微睁开了眼。

许少峰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，我的姑奶奶，真是吓死我了。这样想着，便伸出手来在她的脑门上摸了摸，知道她是喝酒喝多了，却故意避开酒的事儿关切地说：“是不是感冒了？我几天不在家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嘛，有病了也不知道上医院看看。”

林茹其实早就醒了，听到许少峰叫她，她也不应声，一想起那件事情，她就烦心透了，哪里还有兴趣去理他？此刻，她真想一把撩起被子，忽地一下坐起说：“许少峰，你少来这一套，你给我讲清楚，你昨晚到哪里鬼混去了？”但是，她忍了忍，还是将内心的冲动忍了下去，轻轻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回家的路。”

许少峰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妙，就苦笑着说：“咋能忘记回家的路？我上午就回到了海滨，没想到单位出事儿了，而且，出了大事，班子里的成员都去加班，我这个当一把手的能不去吗？晚上又去陪省调查组的同志去吃饭，回来就晚了。你还没有吃饭吧，要不，我给你弄点吃的去。”

她说：“别去了，我不想吃。中午与朋友喝多了酒，现在头还痛。”

他伸过手来，又在她的脑门上摸了摸说：“怎么能不吃东西？我还是给你弄点吃的吧。”

她的心不由得轻轻颤了一下，滚过了一层热浪。许少峰还是不错的，还是知道疼她的。她本来想让他把昨晚的事给她说明清楚，一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既要考虑到单位上的事，还这么关心她，有点于心不忍，就拉住了他的手说：“你说说，单位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，对你有没有影响？”

许少峰一看林茹急切的样子，就知道问题已经被他悄悄模糊了，于是，就把火灾的事给她说明了一遍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单位的事他总是浅尝辄止，不会往深里讲的，可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，如果不把林茹的思想引到问题的另一面，她还会再次纠缠到昨晚的电话上，所以，他必须要把问题说深一些，说透一些，让她从小圈子里走出来，然后陷入到对外矛盾上，攘外必先安内，搞好家庭的内部团结，才能将家庭矛盾转化成一致对外的社会矛盾。这样一想，便又接着说：“发生了这样大的事，如果上面不追究，倒也罢了，如果追究下来，肯定对我有影响，因为我毕竟是文广局的一把手，小则会影响到我的政绩，大则会影响到我的位子。今天早上的会议上，我看张明华就想趁机给我凑点事，还好，我这几天恰巧去省城开会，把工作移交给了他，也是

一个开脱的理由，否则，说不准真的被这场火灾牵扯了进去。”

林茹一听，忽地一下坐了起来说：“什么？张明华要给你凑事儿？他凭什么？当初要不是你帮他，他哪里能当上副局长？现在翅膀硬了，又反过来要整你，什么人嘛！”

许少峰一看林茹动气了，知道她一动气，问题就得到了转化，放在这头的心不觉踏实了，而担在另一边的心还是空悬着，不由得感慨道：“官场不是江湖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事物在变，人心也在变。他当了几年副局长，可能想着要坐局长的位子，才不得不抓着这个机会做我的文章。”

林茹说：“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，画虎画皮难画骨。这么多年了，还不知道他这么卑鄙。不过，少峰，我也劝你一句，凡事要小心点，不要给别人留下什么把柄，否则，前功尽弃不值得。”

许少峰听出林茹的话中有话，不知是自己过于敏感，还是她对他有所怀疑，也便旁敲侧击地说：“我没有什么把柄，他要想抓也抓不到。我只担心，要是上面深查下来，再查到歌厅的装潢问题，怕给我带来什么麻烦。”

许少峰说到这里就故意打住了，歌舞厅的装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，他只想点到为止。三年前群艺馆落成后，林茹就多次在许少峰耳边吹枕头风，想把群艺馆的整个装潢的工程交给她的表妹夫阿灿。许少峰也知道阿灿对他家不错，尤其对他的儿子许志东很关爱，每年过大年他都给儿子发丰厚的压岁钱，还要买什么礼物，搞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既然林茹出面来要这项工程，自有她要的道理，就只好答应林茹的要求。就这样，公开招标只走了一个过场，最后还是把工程交给了阿灿。如果说，不出事儿倒也罢了，发生了火灾后，装潢上的问题便也暴露出来了。原来要求歌舞厅一律用防火材料，工程结算都按这一标准付的款，没想到真的遇到火灾后，一切都成了灰烬，其中的问题便也暴露无遗了。许少峰自然清楚，林茹这么处心积虑地把工程要过去，肯定从中谋了不少利。至于谋了多少利，他从来没有问过，她也没有给他讲过。他不问，是因为不想参与她的事情之中，反正肉烂了在一个锅里煮着，由她当家，他没有什么不放心的。她不告诉他，也自有她的道理，有些事情，说得太清楚了反而不好。

此刻，许少峰不得不向她做了一次暗示。一来，他想让林茹好有个思想准备，如果上面要追查装潢上的事，也好让阿灿有个应付的准备。另一个方面，

也要林茹明白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不要再小肚鸡肠地怀疑他什么，应该团结一致，共同应付局势。

林茹当然不是愚蠢人，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许少峰的用意，就说：“装潢？装潢上没有什么问题，他张明华能抓到什么把柄？”

许少峰说：“我不是说张明华抓到了什么把柄，他要是抓到把柄怕早就捅出去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我是提醒你，屁股要擦干净，如果上面一旦查到装潢用的不是防火材料，阿灿偷工减料没有按要求施工，岂不连累到我？”

林茹忍不住扑哧一笑说：“说得难听死了，什么屁股要擦干净？你老婆的屁股啥时不干净？再说了，那是三年前的事了，从招标到工程验收，一切都按程序办事，就是现在发现了一点小毛病也不会牵连到你，你放心好了，阿灿不是那种人。”

许少峰说：“他是不是那种人我不管，但是，最好是不要让外界知道你与他有什么亲戚关系，否则，没事儿也会有人给我找点事儿出来。”

林茹唔了一声说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抽空我再叮嘱阿灿一下。”

林茹虽然嘴上轻描淡写，但是心里却也禁不住有点发虚。因为在那次合同承包中，她从阿灿那里得到了丰厚的好处费，说到底，这些实惠都由许少峰的权力带来的，要不是许少峰，阿灿哪里能从文广局拿到这个几百万的工程项目？即使拿到了，中间的利润空间也没有那么大，这个利润空间当然也包括阿灿给予她的丰厚回报。至于她得了多少回报，她从来没有跟许少峰说，许少峰从来就不过问家里的事，她也无须给他说得那么清楚，家里的里里外外，她已经习惯了独当一面，有些事，心照不宣，反而更默契。

林茹正这么想着，突然电话铃响了。林茹接起喂了一声，一听是儿子东东从大洋彼岸打来的国际电话，激动得声音有些变调了：“东东，妈妈想死你了，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吧？生活习惯吗？”

许志东说：“妈，我很好，我都是大人了，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林茹说：“好！好！只要你能照顾好自己，妈妈就放心了。”

东东说：“老妈，你一万个放心好了，你身体怎么样？老爸都好吗？”

林茹说：“很好！我和你爸都很好。你爸现在就在家，你跟爸爸说说话。”说着，就把话筒交给了许少峰。

许少峰接过话筒说：“喂，儿子，在国外生活得习惯吗？”

林茹看着许少峰接电话的样子，仿佛看到了儿子东东。东东长得像许少